

開卷語

● 鞭鼓生

目錄

。識依不智依、四 。語依不義依、三 。經義了不依不 經義了依、二 。人依不法依，一 ；法依四



- 三二五 操持力
- 三二六 直心護道場
- 三二七 大夢
- 三二八 望道
- 三二九 世事如桑千萬樹
- 三三〇 輕忽
- 三三一 佛光
- 三三二 竹君
- 三三三 手筆功與真心地
- 三三四 難逃鏡前影
- 三三五 橫逆來磨
- 三三六 還有多少力道
- 三三七 認真座
- 三三八 走出戲樣人生
- 三三九 妄念魔食糧
- 三四〇 講經之地例禁募捐
- 三四一 宿世虛緣
- 三四二 寒苦鳥
- 三四三 小溝渠上的絲瓜棚
- 三四四 鐵眼藏



力持操

印祖云：「被境所轉，係操持力淺，則喜怒動於中，好惡行於面。操持者，即涵養之謂也。若正念重，則餘一切皆輕矣。是以真修行人，於塵勞中煉磨，煩惱習氣必使漸漸消滅，方為實在功夫。斷不可起煩心，怨天尤人。」

操持力，即平日心中所堅守、確信不移的操守信念，也是內在的精神力量。操持力愈堅固，面對五慾六塵的勾引，八風的撩撥，愈不會動搖。反之，操持力淺，心中毫無定見，猶如空中之飛羽，隨風飄蕩，遇境逢緣，則隨興攀緣造業。

操持力的深淺，實關乎個人內驅力的強弱。唐朝，裴休居士有首「示子出家偈」：「含悲送子入空門，朝夕應當種善根。身眼莫隨財色轉，道心須向歲寒存。看經念佛依師教，苦志明心報四恩。他日忽然成大器，人間天上獨爾尊。」字字句句，道盡了為人父的期許與祝福。人類品格、見地，操守的深淺，無法遺傳或贈與，每個人都要重頭來過，否則歷史怎會一再重演？佛陀怎須化身八千次呢？「師父領進門，修行在個人。」就像滿桌的佳餚，不嚐怎知其味呢？

唐太宗的諫臣魏徵逝世時，皇上十分哀傷，告訴侍臣說：「以銅為鏡，可以正衣冠。以古為鏡，可以知興替。以人為鏡，可以明得失。魏徵歿，朕亡一鏡矣。」唐朝的興盛，得之於聽信諍言後的沉澱反思，得之於對人才的器重與包容。中國號稱世界文明古國，從軒轅黃帝算起，到清末宣統為止，共有四百二十四位統治者，而有幾位真能「以古」「以人」為鏡呢？每位皇帝雖然黃袍加身，江山在握，為政之德，卻都要從頭學起。

是啊！人生世間，有形的物質可以繼承，可以贈與，像金錢，房屋，土地，股票，乃至於技術秘方，都可以父傳子，子傳孫，或傳繼承人。而無形的智慧、學養、修行、精神，人格等卻無法遺傳或繼承。爸爸很有操持力，兒子不見得也很有操持力。老師也無法將滿腹的學問、道德、智慧贈與給學生。形而上的東西，點點滴滴後人必須一步一腳印地靠自己去充實，去付諸實踐，去自我體證。



直心護道場

正人是直，不曲不斜也是直。道場，就是佛教徒自修或集眾修學菩提大道的場所。道場要莊嚴，要有道氣，關鍵在人。所以修行人，必須收攝妄心，謹言慎行，以最真誠懇切，正直不曲的心，在道場中依教奉行。

然而「道場」，除非規矩森嚴的叢林，否則因為是人來人往的場所，很難不流於「香火場」乃至於「熱鬧場」甚至「是非場」，等而下之的成為「鬥爭場」，更不幸的則陷於「殺盜淫場」。

如果以局外人身分，用事不關己或嘲諷的心態，來談論道場的種種不是，那絕對起不了振衰起弊的作用。修道人的天職與本分，正在於以直心來護教護法。而可悲的是，現今是物慾橫流，是非顛倒，染心易熾，淨德難成的時代。如果再加上主事者立場不堅，私心自用，為滿足自己及群眾浮誇的胃口，於是大開權巧方便之門，很快的，道場就因沒有明確的目標，與堅持的戒規，而雜亂無章，流弊四起。

雪公以「四為三不」的訓條，來為學佛弟子指出處世的目標與堅持。「四為」是：1、為求學問。2、為求解脫。3、為轉移污俗。4、為宏護正法。「三不」是：1、不以佛法受人利用。2、不藉佛法貪名圖利。3、不昧佛法同流合污。能夠遵守「四為」，便是上弘下化，善根福德兼修。能夠遵守「三不」，就不被染緣所轉，個人遠離名利，也避免道場被名利客所利用。

談到名利，它是求道者的致命傷。是道場變質的導因。雪公云：「求道求名，兩相背馳，故真實人，必遠名聞利養。此關不破，遑能論道。昔蓮池大師，遠參遍融和尚，膝行再請，融僅曰：『守本份，不要去貪名逐利。』」數語。退出，同行者大笑曰：『千里遠來，原來不值半文。』蓮師卻奉若拱璧，一生遵守，故其成就也大。」

總之，師訓言猶在耳，師範典型在夙昔，直心是道場。這是有心人，不論出家、居塵，都要終身自勉，同修互為箴規的。



大夢

國內外大街小巷中，有許許多多的精品店，櫥窗內華麗亮眼的擺設，加上輝煌的燈光，路人總會不自覺地，放慢腳步留連欣賞。是啊！美麗的人，美好的東西，美妙的故事，總是令世人的感官滿足而舒暢。更往深處說：「有夢最美，希望相隨。」世間不正有許許多多的人，窮其一生，在追逐天邊的彩虹嗎？

唉！想想自己何嘗不是也身陷精品與彩虹的魅影中！筆者曾有個精美的荷花骨瓷掛飾，掛飾下擺著一面不小的雙面湘繡，湘繡上兩朵栩栩如生的蓮花，十分亮眼。旁邊還有一個仿古瓷花瓶，放在仿明古董高角茶几上。每天進出家門，看到小屋一角，自己學雅士的擺設，心中難免沾沾自喜。

那知人有悲歡離合，月有陰晴圓缺，物也有成住壞空。這些心愛的雅物，在九二一大地震的那一夜，荷花骨瓷掛飾從牆上摔了下來，摔下時撞壞了雙面湘繡，湘繡壓倒仿古花瓶，花瓶也破成碎片，古董茶几被掛飾、雙面繡、仿古花瓶撞得遍體鱗傷，尤其桌角，原木被撞掉了一大片。

雅物隨著震毀的瓶瓶罐罐，早已掩埋在垃圾山的一角。惟獨古董茶几，棄之可惜，留之傷感。每天看到它，總有股隱隱的痛，裸露損傷的原木桌面，就像白衣服沾到黑墨水一樣，衣服還可穿，穿起來卻有瑕疵。桌子還可用，但已不再光鮮亮麗。唉！如果不是無常的威力，追逐彩虹的夢想，怎會失落而傷感呢？

想想人的一生，無不在追逐夢想中奔馳，追著、追著，或許美夢會成真，可是，美夢就像鼓得滿滿的汽球，很快的，球會破，夢會醒，好不令人愕然神傷！雪公說：「世事茫茫大夢中，幾個人清醒？你歎笑，他狂哭，競競爭爭總是神經病。又似痴蠅，飛西又飛東，說什麼富貴窮通？保持永恆？那了解大地山河也要成住壞空。問眾生，何來何去？宇宙人生真情形，有幾人能究竟？這些事快向大覺世尊討個分明！」現在令人驚夢的九月二十一日又將到來，駐足在櫥窗前的你我，還要繼續夢遊嗎？



道望

二十年前，雪公曾語重心長的向學生們說：「大家學佛，前途不抱樂觀。殺盜淫這些事，以前是壓著，現在殺盜淫是公開著。過去琉璃王滅釋迦種，佛說這是因果，目犍連不以為然，強以神通力將三千人置於鉢中，送上天去。事後目犍連將鉢取下，竟成一鉢血水。這事連釋迦牟尼佛都辦不了。」

又說：「我志在給你們指出目標，淨土宗的秘訣——『帶業往生』，你懂了，這就不上當。你雖未「見道」，已「望道」矣，目標對了，就不走岔路。學佛，無論誰有什麼能力，都只是助緣。我只是給你開路，成就全在你自己。個人生死個人了，個人吃飯個人飽。今日能夠『望道』，此後功夫，還在你個人修行。總而言之，修行原則，都在身、口、意上。你只要好樂這神通、那神通，你就誤入了歧途！」

二十年後，展讀師訓，字字句句是那麼淺顯易懂，用心卻那麼懇切深遠！老人家說：「我講經、講課，都是為著大家，你馬虎聽，我送禮就送不出去。你用心聽，心裡有底，遇到邪魔外道，就不為所惑！」想想老人家對社會大擷殺、盜、淫邪風的感慨，與因果業力難逃的明示，真如醍醐灌頂！今日身處惡環境的佛弟子，那一位不困在染緣中，灰頭土臉，無力自拔。

個人吃飯個人飽，個人造業也是個人要酬償。世人之所以有殺盜淫的行為，都是被財色名利沖昏頭。「望道」之後的長路，迢迢漫漫，雖是不樂觀的學佛環境，還是可以求個共中不共。我們可別自亂陣腳，隨名聞利養，婆婆起舞。更別因曲高合寡，無人唱和而心生退轉，改弦更張。弘一大師說：「末世善知識，多無剛骨，同流合污，猶謂善巧方便，慈悲順俗，以自文飾。」路再難行也得行，個人生死個人了。明明白白一條路，千千萬萬如是修。



世如桑千萬樹

雪公詠詩云：「鼓刀磨劍不平氣，鬱塞胸中化作詩。世事如桑千萬樹，春蠶才吐一行絲。」

「世事如桑千萬樹，春蠶才吐一行絲。」人生世間，除非隱居山林，離群索居，否則總離不開許許多多的人與林林總總的事。事情可以順利化解倒還好，若是因人爲的明爭暗鬥與情緒引發的曲曲折折、是是非非，而衍生了煩惱，那就令人胸懷鬱塞了。世事缺少了正氣與道義，自然會教人心生不平。這股折磨人的不平氣，世間人大多以身、以言語、或以懷恨心加以報復，或藉酒澆愁，來作紓解。雪公則化作詩篇，雖然「春蠶才吐一行絲」，也足以盪滌胸臆，化濁爲清。

走在修行的路上，如何實踐古大德所云：「行住坐臥、揚眉瞬目，無不是用功之處呢？」面對煩惱、鬱氣填膺時，怎麼用功呢？

阿含經上這麼說，瞋恨心會增長出許許多多的惡念與惡事，這就會助長鬼的威勢。而慈悲是善的活水源头，它可以消滅鬼的魔力。因此，眾生如果心中積存了很多的瞋恚，那就是與惡鬼共同創造發展事業。反之，如果讓慈悲常駐心頭，這就是與佛菩薩同進共出在一個地處了。

徹悟大師也說，應當要很綿密的自我檢點，究竟平日所用的念頭，跟那一界相應的最多？跟那一界相應的最猛？這樣自我反省，那麼來日，將會安身立命在那個地處，心中自然有譜，也就不須請教別人了。

既然對世間有所覺悟，決定背塵合覺，了脫生死，當然要遠離鬼魅的心行，追隨佛菩薩的步履。難行也要行，難忍也要忍。雪公說：「覺悟了，還要證，忍不過，如何證？」春蠶吃盡了千萬樹的桑葉，就好比吃盡了世間數不盡的委屈與煩惱。而最後卻內化出一絲可以讓人織成綺羅，作成衣裳的蠶絲。詩是溫柔敦厚的，修行的你我，慢慢體味吧！



忽 輕

最近臺北北城醫院，發生了護士打錯針事件，肌肉鬆弛劑當成了肝炎疫苗，六、七位初生嬰兒或死或傷。半個月後，屏東縣崇愛診所，又驚傳護士錯把降血糖藥，當感冒藥用事件，一百二十二位病人被波及，十五位嬰幼兒，正在急救治療。消息傳開，社會震驚，人人錯愕。嬰幼兒父母，真是情何以堪！

這樣的醫療疏忽，究其原因，不外輕率與疏忽。世間人力不可抗拒的天災地變，惡人特意製造出來的殺人放火恐怖事件，固然危及生命，而這因「輕率」與「疏忽」——當事人全無害他之心——所造成的後果，竟也讓成群的孩兒，將面臨死亡及腦細胞受損的威脅，憂心的父母，惶惶終日；醫生、護士、父母、孩童亦勢將因此遺憾終身。這是何等冤枉啊！

「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。」尤其在家學佛，更該「覺」在平日上班工作上，萬萬不能心存敷衍，草率應付。雪公曾說：「你們不論在公家機關或私人機構，領薪水，要注意因果。盡責了，才對得起這分薪水。即便是盡義務，也要盡力而為，不可因義務而不盡心，這些都是有因果的。大家不可不慎。」職場上的閃失，時有所聞，佛弟子千萬要「敬業樂群，盡忠職守。」啊！所以，不管個人的薪資是怎樣地微薄，絕不能以此之故，對工作心存一絲苟且或不盡力的念頭。應當事無大小，每做一件事，竭盡心力，求其完美，這是成功人的一種標幟。

提起「輕忽」，這是現代年輕人的大通病，許多年輕人的失敗，就在這輕忽上。有一種人做事，從來不會是絕對可靠、正確的。他們的工作，總需要別人一再的審查與糾正。這樣的人，誰敢委以重任？更遑論期待提升到優異的位置。歷史上的智多星「諸葛孔明」，成功倒不全在足智多謀，他自敘：「先帝知臣謹慎，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。」反倒是「謹慎」二字，是孔明一生成就的根苗。治國如此，修行也不例外。因此，不論世出世法，要有所成就，都不能自安於「尚可」或「近似」，而必求其精確安穩，盡善盡美。



佛光

古往今來，世界上所有的宗教，都有一個共通的現象，就是以光相來彰顯聖人或偉人的神妙，並表示尊崇。佛教也不例外，舉凡莊嚴安坐在各寺廟大殿上的佛菩薩，或畫家恭繪在紙上的諸佛聖眾，還有歷史古蹟，雕刻在窟洞岩壁上的佛像等，佛光是少不了的表徵。凡夫眾生，熟悉大自然日月星辰的光，也熟悉人爲的電光、燭光、火光，乃至於小螢火蟲閃爍的螢光。而對於佛身發放的光明，則是無知與陌生的。

正因爲無知與陌生，看到或聽到「佛菩薩放光」，大家一定深感神秘及不可思議。其實依佛法言：光分內外，發自佛身，肉眼可以見到的光明，這是佛光中的色光，也稱身光。釋迦牟尼佛在世時，當世的弟子們日常就可以見到佛身有一由旬的常光，即屬於這類。另外有特別因緣時，如世尊在說法華經之前，放眉間的白毫相光；正在說楞嚴經時，從胸中卍字，湧出百寶光，這就是放光，是佛應身的光明，乃隨機感而顯現，都是外光。另一種光是內光，是佛智所發出來的光，又稱心光，或智慧光。這智慧光，有破眾生無明昏闇的作用。而西方極樂世界，阿彌陀佛的光明涵蓋內外，包括身光、放光、心光。一一光明無量，照十方國，無所障礙。「無所障礙」則能徹山透壁、通幽達冥，消業障，破無明，是超越日月星光之極限的。這樣的光，果真神奇，果真不可思議，但不神秘。

蓮池大師說：「我及眾生，曠劫至今，迷本淨心，縱貪瞋癡，染穢三業，無量無邊，所作罪垢，無量無邊。」啊！憑這等身心，如何親睹佛光？諸君請勿驚疑，以佛慈悲，佛光其實未曾捨離眾生。古德言：「佛聲所到之處，便是佛光所到之處。」只要肯念佛，阿彌陀佛的心光，自當攝護不捨，常照念佛行者。念佛人獨蒙彌陀光明攝取照護的利益，真是百千萬劫難遭遇！而今既已聽聞佛聲，能不精進受持，翹首頂禮，求阿彌陀佛哀愍加被，放光接引嗎？



君竹

中國的騷人墨客，特別將四種花草植物——梅、蘭、竹、菊封賞為四君子。因為四君子幽芬逸致，偏能滌人的穢腸，澄瑩人的神骨。

四君子中，梅、蘭、菊，都以花取勝，唯獨有竹，非木非草，既無花容，也無馥郁的香氣。卻何以有那麼多文人雅士，愛竹成癡？

雪公讚竹云：「虛心塵不入，高節露常勻。」竹心是中空的，空到沒有一絲灰塵可以滲入，就好比雅潔清虛的君子一般，對世俗的紛華奔競，成敗得失，總是淡泊不掛於懷。又竹是有節的，且節節往上抽長，枝葉都能受到雨露的滋潤，就好比節操高尚的君子一般，不苟同於汙俗，不屈服於強權，凜凜風骨，頂天立地。

又有「方竹」詩云：「君子扶人惟直道，何傷形外不能圓。」，君子的德與竹德是相通的，方竹外型雖不圓滑，可是質地堅勁，是作柺杖最佳的材質。竹杖可以助人前行，可以扶老，策竹杖幫人減輕負擔，就像君子幫助人，不走旁門邪道，不唯利是圖，總是走在最坦蕩正當的道路上。

竹影可以入畫，竹聲可以引人詩思，騷人墨客以聲色而愛竹；而士君子，解得竹的虛心，竹的高節，是悟入竹的內德，則種竹以養德植節，縱使獨坐幽篁裏，也可以道通天地間。至於由真入俗，不論是正家、輔國，或是學菩薩道，則莫若比於方竹，以直道扶人，真實的力用，的確是步步踏在菩提道上啊！



地心真與功筆手

印祖云：「今人多半要體面，憑空造樓閣。有一分半分，就說有百千萬分。如某居士錄，其境界皆是手筆所做，不是心地所做。」

「其境界皆是手筆所做，不是心地所做。」何等驚悚的句子啊！我們已經身居在一個講究包裝，注重外表，顧全體面的世代。連學生都被訓練要會自我宣傳，而佛門中的修行人，在不知不覺中，也以金玉重寶裝潢外表。至於個人內德的深淺，常被誇大的妄讚、不實的浮辭，撰寫得虛實不明，真假莫辨。

真的要十分警覺，修行的功夫，是無法裝潢偽飾的，有就真的有，沒有就沒有。你為何「矯飾有德」？想「欺世盜名」嗎？想「圖利取財」嗎？在學佛的命光中，修行人究竟要將心力放在哪裡？豈不就在自己身口意的動向上！自己的身口意任憑貪瞋癡肆虐流竄嗎？貪瞋癡，是眾生沉淪生死的根本源頭，也是出離三界的致命傷。已經學佛，依然脾氣很大，動不動就生氣罵人，看到什麼都想要，儘管出入佛門多年，對不起，很殘酷地，你已然將自己心地上的真功夫，赤裸裸地讓人展閱，讓人判讀了啊！

印祖又云：「入道多門，唯人志趣，了無一定之法。其一定者，曰誠，曰恭敬。此二事，雖盡未來際，諸佛出世，皆不能易也。」祖師語之諄諄，一再地告知，修行人要從誠與恭敬中，去存養體察，不要在虛幻的體面上，耗時費力。雪公也說：「君子之德隱，愈秘密做，愈能養德。」以踏實謙卑，誠敬不虛的心態，默默涵養勝業，這樣心自然收攝，超凡入聖才有望！

啊！要認識他人的功力，確實須有獨到的智慧和眼力，因虛譽浪褒被騙，是常有之事。要緊在會歸自身，萬勿自欺欺人，花拳繡腿，虛晃幾招，絕對經不起考驗，尤其生死大事，不是別人動手筆，就可以蓋棺論定的啊！



難逃鏡前影

印祖云：「近世殺劫之慘，千古未聞。沉復水火、疾疫、風吹、地震、旱潦等災，不時見告。總因殺業以為緣起，致令世道人心愈趨愈下。由是天災人禍，相繼而興。如立鏡前，不能逃影。」這雖是祖師在五十年前，所發出的警語，對照近況，「天災人禍，相繼而興」如出一轍。

在那曾是文明古國的伊拉克，無情的戰火才剛止息，跨洲越洋捉拿海珊的行動，卻還方興未艾。而非典型肺炎 Sars 的病毒，竟悄悄地在有華人的世界各地蔓延開來。臺灣民眾面對摸不清的疫敵，「害怕被病毒感染」、「害怕無藥可醫」、「害怕因此斃命」……很原始的「害怕死亡」念頭，跟 Sars 糾結在一起，因而泛演開一連串抗爭、圍堵、揚言跳樓……的脫序行為，而生氣、抱怨、恐慌、憂鬱……的負面情緒竟如怒濤排壑，滾滾而來。

面對這相繼而興的人禍天災，我們該如何呢？

印祖又云：「天下不治，匹夫有責。使人人各秉誠心，各盡孝道，各行慈善，矜孤恤寡，救難憐貧，戒殺放生，喫素念佛。則人以善感，天以福應。自然雨順風調，民康物阜，決不至常降水旱瘟疫，風吹地震等災。」祖師慈悲地告訴我們：「人以善感，天以福應。」若以生氣惱怒、怨天尤人等惡法，想消彌天災人禍的惡果，豈不等於緣木求魚？

我們要深信「慈善相感」的因果道理。在生活中勇於實踐慈悲，我們具有的「慈悲力」是無限的，絕不會因只具有固定分量，一旦用完，就再沒有多餘的了。慈悲會愈發愈多，所帶動的回響也愈大。這心法的體證，應該有助於冷卻我們沸騰的負面情緒，勇敢地面對瘟疫。經云：「菩薩畏因，眾生畏果。」若欲不受苦果，唯有先斷惡因。吾等佛徒，既畏共業共感，則宜常修善因，以慈悲願力，化貪狠暴戾，縱是不能挽救大局，也還能求共中不共，正本清源就在這裏。



磨來逆橫

古人說：「養兵千日，用在一時。」修行人平日勤於守戒護法，養德植節，這是本分工夫。至於功力深淺，若沒有煩惱境界發生，則完全無法論斷。印祖云：「起煩惱境，不一而足。舉其甚者，唯財色與橫逆數端而已。」是啊！當財色來誘惑，我們把持住了嗎？當橫逆來磨難，我們又是如何自處？

暫且不論財色的煩惱，談談橫逆吧！這次臺灣SARS的疫情，就是橫逆。瘟疫的病毒，很無情地威脅著每一個人，干擾著每一個人的情緒與生活，讓人陷於緊張與憂慮，抗疫成了當前國家社會最棘手的問題。你可曾思維到，在這波戰疫中，自己也有可能被傳染到，因而一命嗚呼？你可曾意識到，從發病到死亡到火化的快速進行，令助念也成爲不可能？當「政府無力應變」，而「個人的私益又強於公益」的時候，疫情就會像決堤般的氾濫成災，十四世紀歐洲的黑死病（鼠疫），不就如此重創了整個歐洲！

病菌與病毒在一夕之間，造成大規模人口銳減的史實，古今中外都有，其毀滅性，更甚於傳統戰爭。而在人與病毒角力之間，假使被打敗了，或親人得病死亡了，當中又夾雜著人爲的疏失，人性的醜陋，或世間失去了公理與溫情，這樣的打擊要如何對？

印祖說：「至於橫逆一端，須生憐憫心。憫彼無知，不與計較。又做自己前生曾惱害過彼，今因此故，遂還一宿債，生歡喜心，則無橫逆報復之煩惱。然上來所說，乃俯順初機。若久修大士，能了我空。則無盡煩惱，悉化大光明藏。譬如刀以磨利，金以煉純。蓮因淤泥滋培，方得清淨光潔。」

「生憐憫心」，「生歡喜心」，憐憫惱人的病毒與腐化的人性，歡喜今世的冤家與宿世的債主，不報復，無煩惱，而這還只是撫順初機。切莫小看祖師這撫順初機的引導，道在躬行，能切實履行，才能進而「化橫逆」「了我空」「轉煩惱爲菩提」，這是修行人抗煞的獨門妙方啊！



還有多少力道

在世間，對年輕人來說，還沒走過的歲月，美名是前程似錦。「似錦」是鼓勵話。對已走過三十歲到六十歲這段歲月的人來說，多半人是「不堪回首」，而被人生折磨得「柔腸寸斷」「灰頭土臉」「頭破血流」的，更是不勝枚舉。

有在感情世界受傷的人說：「我已經耗盡所有的元氣，再也沒有一絲絲的力氣可以再談感情了。」在商場失利的人說：「我賠上了祖產、青春，還拖累了父母、兄弟、好友、孩子，現在還負債累累。」為家庭子女犧牲奉獻的人則說：「孩子都成家立業了，忙的忙，累的累。剩下老頭子、老太婆，病的病，倒的倒。反正人生酬業，就是這樣。」

京劇有齣「販馬記」，開頭有段哭監，老生李奇身陷獄中哭道：「我李奇幼年喪父，中年尅妻，老來喪子，這是我李奇三不幸也。」這樣艱苦的人生，假使是你我，想想還有多少力氣可以邁開步履，走下去？幸好這無常的世間是苦樂參半，個人隨著業力的輕重，受福酬報。「全福」與「全苦」的人畢竟是比較少，少的姑且不論，論多的吧！在苦樂中升升沉沉的你，還有多少力道與精神，能為自己打拼？

「打拼什麼？」

「拼內功啊！」

人一輩子，身在世網，事務紛繁。求富貴功名，求魚水夫妻，求桂子蘭孫，求家舍田園。想想大限一到，那一樣可以帶得走？那個人可以繼續相隨左右？唉！不但帶不走，還「求不得」哪！能求的也只有增強自己的內功。印祖云：「縱壽百年，彈指即過。一息尚存，當求出路。毋使臨終，悔之無及。」這增強內功即是求出路，是個人毅力、忍力的大考驗。印祖云：「多方幫忙各善舉，乃外功。一心念佛，乃內功。外功為助行，內功為正行。正助合行，利益甚大。然人至半百，來日無多，固宜偏重內功，少作外功。庶不至被善舉所轉，終至仍在娑婆也。」

我們要窮盡生命中的力道，「以念南無阿彌陀佛，為終日常修無間之功課。以如來萬德洪名，薰自己之業識心。」真正為自己鋪造通往西方的坦途。



認真座

這些年整個社會瀰漫著一股星座風。各種算命、預言、風水、命理等行業，在百業蕭條中，竟能一枝獨秀，蓬勃發展。

說到星座風，它已經是許許多多人平日交談的主要話題。近日參加一個聚會，主其事者，很正經八百地問大家：「你們誰知道下半年度，有哪兩個星座運道特別好？諸事順遂，財運亨通的？」大家你一句，我一句的。主持人一一詢問過大家所屬的星座後，人人都滿懷希望，期盼自己的星座是特別吉祥如意。

最後主持人語帶神秘地宣佈說：「第一個好運道的星座是認真作（座），第二個好運的星座是一直作（座）。」聽後大眾譁然。主持人藉著群眾的好奇心，將人類真正成功的本質，很巧妙地宣導出來。真是聰慧啊！

想想看，不論世法或出世法，沒有「努力不懈」的耕耘，是永遠達不到目標的。有說「學佛也拼命地往前衝，那跟世俗人追求名利的心有什麼不同？」努力認真的過程是相同的，但是因地的存心不同，產生的結果也絕對不相同。學佛的人是要忙著「離染」，名利中人是忙著「著染」，一個是努力要把心擦乾淨，另一個則是努力要把心沾染上五欲六塵。所以學佛的，將來成佛。學作眾生的，將來還是眾生。

在日本把素菜稱為「精進料理」，把素食者，稱為「精進者」。這給實踐戒殺齋食的佛教徒，莫大的肯定與鼓勵。精進，是依佛教教義，在修善斷惡、去染轉淨的修行過程中，不懈怠地努力上進。精進是修道的根本，在日本吃素，每餐進食中，都能以「精進」來提醒修行人，這就是將修道融入生活中。

在這滾滾紅塵，輪迴路險的濁世中，你可以是一灘污水，也可以是一股清流。清濁之別，就在平素我們如何安頓自己的身心？譬如，大夥言不及義地胡扯瞎說時，你是毫無定見地跟著和稀泥，還是巧妙地善護身口意。就如佛經上所明示：一切眾生，無邊的生死，但依一念而繫之。這一念的升沉，端看我們認真作些什麼了。



走出戲樣人生

我們常聽說「人生如戲」「戲如人生」。自從有了電視，人們也終日看戲，從古裝到時裝，從連續劇到單元劇，從國片到洋片、加上日劇、韓劇、港劇，古今中外，應有盡有。老一輩的人常說：「戲棚下有什麼樣的人，戲棚上就有什麼樣的戲。」戲劇的張力要夠大，也就是戲中人物要衝突矛盾愈大，這戲才會愈好看。

衝突矛盾什麼？劇中人的看法要分歧衝突，感情要掙扎矛盾，被害的要被折磨得很悲慘，害人的要囂張得很跋扈。有人見財起貪念，有人見色癡迷不悟，有人一時氣憤，鑄成大錯，有人悔不當初，自責煎熬，有人踐踏生命，哀怨以終……：要這樣戲才會好看。然而這樣的戲，這樣盪氣迴腸，賺人熱淚，扣人心絃的戲，是與貪、瞋、痴緊緊糾纏不清的戲。說到「人生如戲」，我們要讓自己的人生，真的如戲那麼曲折多變嗎？

戲劇人生是又哭又笑的人生，如果我們的人生，終日身陷於物慾、情慾中，內心情緒無法安定，與人總是衝突矛盾不斷。這場戲，注定要以悲劇收場。走在佛道上的修行人，雪公勸勉道：「上宏下化的心，剎那不斷。名聞利養的心，抑制使滅。」又說：「熱心有餘，學力不足，容易失腳。因為熱心有餘，就容易被感情衝動。學力不足，就會邪正不分。所以要勤加修持，使得鎮定；多讀經典，使生正知正見。如此自然契合理智，不致再感情衝動了。」

三寶殿堂中，修行人真得要得佛法的實益，首要「改習氣」。習氣不改，就是沉淪中人，難保不悲劇收場。離名聞利養遠些，貪瞋癡的束縛就鬆些。諺云：「公修公得，婆修婆得，不修不得。」那就修吧！修成一個慈悲懇切的人，修成一個定慧勻稱的人。就這般傾盡全力，讓波瀾起伏，戲樣的哭笑人生，得以回歸到風平浪靜，靈光獨耀的人生。



妄念魔食糧

早年一般民間的問候語是：「吃飽了未？」在物質匱乏的年代裡，三餐都成問題，有沒有填飽肚子，是很重要的事。所以人們見面就互相關切「吃飽了未？」是啊！吃飽了，才有力量工作，才有精神講話。而在今日，物質豐饒，多半人往往會「吃」得過量，甚至必須減肥。因此「吃飽了未？」已經很少人拿來當問候語了。

而人類的首要慾望滿足了後？少不得就有種種想頭蜂湧而起，於是妄念紛飛，無有片刻休止。祖師說：「妄念魔食糧。」妄念愈多，魔的糧草就愈豐富，魔頭吃得腦滿腸肥，動身發語就迷妄執著，起惑造業，惹出許許多多的是非。據大乘起信論記載：「無明之相，不離覺性……如大海水，因風波動……若風止滅，動相則滅，濕性不壞故。」可見妄念能攪動平等真如海，而現出萬象差別的波浪，若能止息妄念，就能回復本來的覺悟境界。如何止息妄念，住於正念呢？

我們先來簡別正念：正念可分為二：一是世間的有漏正念，也就是一般隨順仁義禮智信的善念。一是出世間的無漏正念，也就是依止無漏正見，能思維真理實諦，明記不忘之念。依此，大家可以細細思維 雪公曾明示弟子的話：「白衣學佛，不離世法，必須敦倫盡分。處世不忘菩提，要在行解相應。」在世間法上，敦倫盡分，雖是有漏正念，卻已穩住了出世的基础，之後再提昇，處於濁世，卻能不忘菩提，以淨土宗的正念：「面臨諸種遭遇，能心不錯亂顛倒而一心念佛。」來加強觀行，則漏與無漏的正念都函蓋上了。果能如此，雪公說：「現世得以保平安，臨終可以得往生。」

人的一世，精力充沛的時間非常短暫，一晃眼就老病來磨，臨命終時，難保不為死苦而心生顛倒，忘失淨因。所以正念亦須仰賴平生行業來熏習，點滴累積，而非一蹴可及。至於妄念，也是一樣，要仰賴平素綿密功夫去止息，當魔食糧斷絕時，就是「許爾法身活」的時候了。



講經之地例禁募捐

雪公在臺中佛教蓮社的講經堂上，立了一條社規：「講經之地例禁募捐。」斗大的字，長期孤挺挺地矗立在講堂邊。錢財是世人所追求的，即便作公益事業也是需要財力來推動，雪公何以立此社規來捆綁工作人員呢？老菩薩要弟子們以怎樣的心境來力行佛道呢？在經濟掛帥的工商社會，沒勸募要如何立足呢？

有道是：「拿人錢財與人消災。」拿施主的錢財，就要做利人益眾的功德，然後將此功德回向給施主，絕不是拿來個人花用的。有一首偈：「施主一粒米，大如須彌山。今生不了道，披毛帶角還。」施主的道糧，是用來了道的，不可以隨意糟蹋，箇中是有因果需要酬償的。

雪公在世時，一再地告誡弟子：「自己的錢可以丟在河裡，眾生的錢一分要當十分用。」又說：「嘴裡念著阿彌陀佛，心中卻盤算著如何營聚謀利，全身沾滿了臭銅氣，道根如何增長呢？念佛人，要緊的是，長存解脫心，不需要萬貫纏身，只要『求道如求食』，自登九品蓮。」

修行人，身處世間，總要隨緣隨分盡我悲心，然而名利令人昏惑，稍不謹慎，雖只是順手接過施主的功德金，那微細的貢高我慢心，就於茲生焉，好不令人生畏！雪公在社規的背後則另立一條「響應救濟災難代收樂捐」，社會發生了災變，需要大眾伸出援手，這時才可代收樂捐專款專用，而且事後必須具文徵信。那麼公益事業如何推動呢？雪公則常說：「有錢作有錢的功德，沒錢一樣可以行善做功德。」君不聞達摩祖師東來，見梁武帝，梁武帝問：「朕一生造寺度僧、布施設齋，有何功德？」達摩祖師言：「實無功德。」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樓台煙雨中，何等恢宏的氣象！梁武帝熱騰騰的心，竟被祖師潑了一盆冷水。原來架子場面等功夫，都不算功德。身處高功利時代的修行人，能不戒之哉！



緣虛世宿

蓮池大師示在家二眾說：「人生母子、夫妻、一家眷屬，俱是宿世虛緣，暫時會聚，終必別離，不足悲苦。可悲可苦者，乃是空過一生，不念佛耳。今但萬緣放下，迴光返照念佛，即是一生要緊大事，更無多語。此外只管純一念佛，其念佛，要字字心上照過，歷歷分明，時刻切心，不容些許妄想雜念。早晚禮佛時，懇苦發願，求生淨土。如此捱到臨命終時，自然正念現前，往生阿彌陀佛極樂淨土，蓮花化生，永離諸苦。」

歲末隆冬，天氣驟冷，許多老蓮友因捱不過寒冷而發病往生。一樁樁告急的病危通知，一件件緊急的助念電話，在匆忙慌亂中，亡者、眷屬、助念者，要如何跳脫出生離死別的悲傷？而為往生淨土作萬全的準備呢？

最近菩提仁愛之家的主任發信給末學：「某某師姑係念佛班老班長，理應護持。惟先前在臺中某某醫院加護病房，因病況緊急，被醫師插上呼吸內管之後，便一直靠呼吸器，拖延月餘。其間，轉到某某醫院後，藥物點滴亦不曾間斷，以至於腎臟負荷過重，發生皮膚及肺部水腫，最後必須接受洗腎治療。十二月十二日當天，接到醫院通知時，師姑已在呼吸照護病房停止心跳。因為他老人家還有眷屬，所以有時候不好為他做主，其實師姑交代得很清楚，然而遇到親人的感情作用，當決定是否拔掉呼吸器時，就只好辦了。幸好蓮社黃、郭兩位主任，通知蓮友排班助念八小時，入殮時，容貌安詳，四肢柔軟。」

想想有多少念佛人，臨命終時，都是如此這般地，斷氣在種種現代急救的醫學儀器中。能夠「正念分明」「自在往生」「及時又如法助念」的並不多見。如果念佛人，信不真，願不切，加上老病苦折磨，臨命終時，心緒多端，顛倒妄想湧現，強者先牽，重處偏墜，那又如何仗佛力，出三界，生淨土？在家修行者，都應深深體認「人生母子、夫妻、一家眷屬，俱是宿世虛緣」萬勿在「軟冤家」的情分上牽扯不清，否則念了數十年的佛，終究在生死苦海上載浮載沉，也枉費了「佛法難聞今已聞」的大好出世因緣。



寒苦鳥

在喜馬拉雅山上，有一種鳥叫「寒苦鳥」。寒苦鳥因為不築巢，所以夜間備受寒冷之苦，整夜雌鳥轉鳴道：「殺我寒故。」雄鳥便安慰道：「夜明造巢。」可是等到白晝天氣暖和了，又忘了夜間的寒凍，雄鳥始終未曾造巢，寒苦依舊是寒苦。

飢寒交迫是很切身的苦，陶淵明有「夏日常抱飢，寒夜無被眠。造夕思雞鳴，及晨願鳥遷。」的苦怨詩句。意思說：「夏天常常沒有食物可以果腹，在寒冷的夜晚，又因為窮而沒有棉被可以禦寒。天才剛暗下來，就想著，雞怎麼不趕快司晨鳴叫呢？好不容易挨到了天亮，天氣暖和些，小鳥又嘖嘖喳喳的覓食不停，吵得人飢腸轆轤無法安眠，只希望鳥兒能飛遷到別處去。」這般的飢寒，實在令人心酸啊！

餓了必須進食，冷了必須添衣。這是人類保住生命最基本的需求。想想自己如果長期受困於饑寒，會是何等模樣呢？瘦得皮包骨，四肢因僵硬而萎縮無力。眼睛很大，卻空洞無神。唉！我們而今身處在豐衣足食的時代，有過剩的衣服，有吃不完的食物，也有數不清的紛爭和煩惱。看到寒苦鳥和陶淵明的苦難，可要心存感恩與惜福，萬萬不能「飽暖思淫欲」，沉迷於競逐物欲，貪婪無度，奢侈浮華裏。

印祖云：「吾人自無始以來，各有宿業，善用心者，惡業發現，亦可增長善根。不善用心者，善根發現，亦可增長惡業。」這善、不善用心，正應證了「憂多道轉親」和「富貴學道難」的道理。能夠從寒苦鳥的轉鳴，陶淵明的饑寒困窘，觀世間苦，轉而發願出離，求仗佛慈力了脫生死，這「苦果」正是「憂多道轉親」的大善根啊！而印祖又說：「世間禍福，相為倚仗，福能善享，則其福愈大，否則福未實得，禍已大臨。」語云：「富家子弟多驕，貴家子弟多傲。」想想既驕且傲之人，如何學道？吾等生死凡夫暫得小樂，若不知禍福相倚的道理，必然生生世世困於昏城，迷悶在絢麗的金鐘罩下，流轉生死，沉淪受苦。



小溝渠上的絲瓜棚

臺灣經過五十來年的長治久安，也算是史上少見的安和樂利。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，一談起幼年時期政治的紛亂，物資的匱乏，都一臉的驚恐與滿腹的辛酸。「國破家亡，妻離子散。」是多少人血淋淋的痛。因此老人家一看到政爭，就惶恐地說：「千萬不要再製造混亂了。」「平安就是福。」看到年輕人不知愛物惜福，更感慨道：「暴殄天物很快就淪為臺勞。」

臺灣能有今日，是許許多多善良、勤奮百姓努力的成果。早年每個家庭的客廳就是加工廠，只要有工作，每天二十四小時都可以加班。走到農村，每吋土地都是綠油油的作物，連小溝渠上都架滿了絲瓜棚，來到這塊土地的人們，憑著旺盛的生機，耐苦的張力，安分守己，力爭上游。

高樓不是一夕變幻出來的。水可以載舟，也可以覆舟。為官的如果是貪官，民必是暴民；官是清官，民才會是順民。雪公曾說道：「民國三十八年，我逃難到臺灣的時候，發現臺灣民風十分純樸，百姓心地非常淳厚。向人問路，路人個個再三指點，有的乾脆自己帶路。遇到民間地方拜拜請客，即便是陌生人，也無不熱誠邀宴。」這樣的民風，老人家感慨地說：「日本統治臺灣五十年，在這塊土地上，卻保住了中國文化。」

文化的美質，必得深入了民心，才叫經世致用。老百姓受到教化薰陶，表現於行為舉止，處處先人後己，尊賢禮讓。然而，大地起高樓，是一磚一瓦仔細堆砌而成的，要摧毀卻是一剎那就可以化成灰燼的。雪公說：「我來臺灣三十多年，受臺灣這塊土地的滋養，食其毛，踐其土，我比臺灣人還愛臺灣，我愛的不只是臺灣的阿里山，或日月潭，而是臺灣老百姓的民心。」更撰聯云：「寶島有人皆上善，慧心無日不長春。」民心善根的增長，是用互信、包容、智慧、忍讓、誠敬等美德護養生成的。民主的長河，必以公理、正義為堤防，吾等修行人走在佛道上，要善護自己的法，要成為社會安定的力量，慧心才可以長春向榮。



鐵眼藏

在十七世紀日本幕府時代，山城州宇治郡，有位十三歲就出家的道光禪師，字鐵眼。他在二十六歲時，參訪了由福建到日本弘法的隱元隆琦禪師。隱元禪師去日本時，曾攜有一部萬曆版的大藏經（即徑山藏）。鐵眼鑑於日本大藏經的不足，佛法無法普及，於是發願以徑山藏為藍本，用平假名、片假名的日文形式翻刻大藏經，以便將佛法介紹給日本平民大眾。

鐵眼禪師爲了籌募刻經的費用，不辭艱苦沿門托鉢，經過十年寒暑，才籌足了資金，正準備開雕時，豈料宇治川河水氾濫，當地發生嚴重的水災，人民無以爲生，鐵眼不忍見災民流離失所、饑餓困頓的慘狀，便將印經的所有資金，全部用來賑災。數以萬計的人，終於從餓死的邊緣被拯救了回來。

爾後，禪師又一步一腳印地挨家挨戶化緣，其間備嘗艱辛，好不容易經費再度募齊，偏偏又逢上了日本大瘟疫，禪師看到百姓慘受病苦煎熬，便又慨然捐出款項，爲民紓難解困，於是印經資財，又付諸一空。

但是禪師並未因此放棄刻藏的信念，他繼續四處奔走，努力募集經費，因而歷時十餘年，翻刻的工作才告完成。當第一版日文大藏經印成時，離禪師發願刻經的時間已整整二十年。這就是聞名於世的「鐵眼藏」。「鐵眼藏」共六百九十五卷，當時印的數量頗多，遍佈日本各地，對日本佛教的發展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。而禪師完成心願沒幾年，於五十三歲便示寂了，日本天皇敕諡「寶藏國師」。

「鐵眼藏」之所以輝煌傳世，正因爲含蘊著鐵眼禪師關懷眾生的慈悲心。日本人都認爲，鐵眼禪師其實不僅完成一部寶貴的大藏經，而是三部。其前兩套雖然無形無相，卻正是藏經的真實體現，比第三套更加令人感動。